

疑问句的句尾语调

黄明晔

自《马氏文通》、《中国语法要略》以来,许多学者在研讨疑问句与疑问语气时,“有一种习以为常的说法,疑问句的句尾都升高的,因而它是疑问句主要的标志”。^①近几年来,随着中外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,述及其句尾语调也有不少新的说法。经归纳主要为两个方面:

其一,不论哪家新说,都普遍地否认了疑问句句尾语调都是升高的传统说法。林裕文先生在《谈疑问句》^②一文中认为,近年来根据语音实验的结果,带有(1. 疑问代词;2. 是A还是B的选择形式;3. X不X的正反并列形式;4. 语气助词)这四项标志的疑问句,“句尾的调型一般也跟平叙句一样,句尾不升高”,“并不是必须用句调负载疑问信息,句调也就不可能是疑问句形式上的主要标志。”陆俭明先生指出,非是非问句则可以有两种形式,“一是句尾趋降”^③,“一是句尾趋升。”

其二,对带“吗”的是非问句调的阐述,尚未趋于一说。《现代汉语》^④认为其主要标志是:“有显著的上升的语调,有专用的语气词‘吗’”;而刘月华同志认为“在这种疑问句中。语气词‘吗’、‘吧’负载疑问信息。这种疑问句的句末语调通常是高扬的,但也可以是平的甚至是低降的”^⑤。唯有对不带“吗”的是非问句,则几乎都还以为其“疑问信息才须靠句尾升高的句调来负载,它才是表示疑问的形式标志”。^⑥刘月华同志还特别称其为“语调是非问句”,说“这种疑问句的句末语调必须是高扬的,否则就不成其为疑问句”。^⑦

这几年来,我国语言学界对非是非问句、带“吗”的是非问句句尾语调有平调和降调的这些说法,是符合我们平时口语交际时疑问句句尾语调变化的实际的。笔者近期收集了一些口语录音资料,其中电视连续剧《渴望》内,人物对白时出现的不少疑问句例皆与上述观点相吻合。

(一)降调

(1)燕子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坏女孩儿? \ (正反句)

(2)大妈 月娟咱惹得起吗? \ (带“吗”是非问句)

(3)燕子 大头哥,又有什么好东西? \ (特指问)

(二)平调

(4)惠芳 (打电话)田丽大姐,有什么事儿吗? → (特指问)

(5)竹心 亚如姐在吗? → (带“吗”是非问句)

其实,不只我国语言学界对疑问句语调的研究有上述新的进展。早在五、六十年代,美国语言学界对英语疑问句语调的探讨,也有同样的认识过程。据桂灿昆先生在《美国英

① ②《中国语文》,1985年第2期。

③ 《中国语文》1984年第5期《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》。

④ 胡裕树《主编现代汉语》。

⑤ ⑥⑦刘月华《汉语语法论集》。

语应用语音学》一书中阐述:在较老的英语语音专书或教材中,为了教外国学生掌握英语语调的方便,总是将某种调型跟某种语法结构的句子联系起来,并一致断言一般疑问句要用升调。但美国著名的结构语言学家 Charles G·Fries 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和统计数字,却否定了这一传统的说法。他在 1959—1961 的两年间,定期对美国的电视、广播讨论会节目进行录音,一共录了 39 个节目。参加讨论会的都是著名作家、新闻记者和演员,他们所讲的英语都被认为是美国的“标准英语”。在这些录音材料中,一共有 2561 个一般疑问句。其中 1580 个用的是降调,第二次又用降调;如第一次降调,第二次又用升调。有 981 个用的是升调。有时同一个发言人向同一个对话人连续两次问同一个问题(因为对方没有听清楚或没有听懂),但两次用的调型却完全相反。如第一次用升调,第二次用降调。如第一次用降调,第二次又用升调。这表明英语不只特殊问句的语调是降调,就是一般疑问句也有降调,且多于升调。

当然,汉语和英语的疑问句语调都各有自身的变化规律,两者不能等同而言,拙文也不作对应比较。但是 Fries 等一些美国语言学家提出“由于说话态度度的不同,任何语法结构的句子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调型来说”的论述,这对我们是极有启示的。

笔者以为,“升调”可否专门称为“疑问语调”,不带“吗”的是非问句句末语调是否全是高扬的“升调”,“否则就不成其为疑问句”,这种说法似可商榷。

先看非疑问句类的句尾语调。非疑问句类即指陈述句、祈使句和感叹句这三种,它们的调型过去总说是句尾降低的调子,“陈述句、祈使句、感叹句一般用降调”。^⑧可是我们从《渴望》录音资料中发现,它们的句尾语调除降调外,还有不少升调。

(6)王父 沪生,↗出来!↗咱们吃饭了。

↗(祈使句)

(7)田丽 我发誓,我今后再搭理罗刚不是人。(陈述句)↗

(8)沪生 告诉您吧,竹心真的要走了,她就要去加州,继承她姑姑的遗产,当阔小姐去!↗(感叹句)

从上述三种句类的例句看来,升调并非为疑问句所独有的语调。疑问句的句尾语调有升调,其它各种句类也同样有升调的句尾语调。这表明,疑问句所用的各种语调可以用于其它三种句类;反之,祈使、陈述、感叹这三种句类所用的各种语调也可以用于疑问句。所以如果将“升调”单独称为疑问句所特有的“疑问语调”,这并不符合口语交际中语调使用的客观实际。

再看不带“吗”是非问句的句尾语调。在《渴望》剧中,这一类句子的句尾语调并不是唯有升调,实际上降调也不乏其例。

(9)小燕 那吃面就吃面吧,干吗弄这么多菜啊?小芳又不是外人。

大妈 还有罗老师呢,那不是客?↘

小燕 罗老师?↘

(10)田丽 你这女同志不可以温柔点吗?

月娟 温柔?↘

(11)罗刚 这是事实。小芳是我的女儿。

小燕 你的女儿?↘

(12)慧芳 我想就把她托给罗老师。

大成 谈开了?↘

上述例句表明,不带“吗”是非问句的句尾语调出现降调并非鲜见。既然它与其余各种疑问句的语调一样,不只有升调,也有降调,那么我们就不能认定此类句子的疑问信息唯由“升调”所负载。

从上述例句中还可以看出,这类问句的依附性极强,如果脱离语境便不能独立存在。它们形成的格式一是问者通过直接重复上文

⑧ 胡裕树主编《现代汉语》

即对方说过的话语而形成的。如例(9)句内小燕的“罗老师?”是重复刘大妈刚说过的,“还有罗老师呢。”例(10)句内月娟的“温柔?”是重复田丽说的“不可以温柔点吗?”例(11)句也属于这一种。二是问者根据上文即对方话语所提供的已知信息间接引发而问的。如例(9)句内刘大妈的“那不是客?”,是依据小燕说“……又不是外人”而引出的问句;例(12)句内大成的“谈开了?”也属于此类。这也证实,上述两种格式,乃是不带“吗”是非问句所特有的疑问形式,它们完全凭藉上文组成语境而存在的。所以,也可以说其疑问信息不是由“升调”负载,而是由具体语境所提供;也正由于“语调”并不是它形成的首决条件,笔者之见姑且也不宜称其为“语调是非问句”了。

其实,疑问句内不管哪一种格式,其句尾语调究竟如何才可升可降,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。一般说来,降调、平调多于升调,这是合乎人们日常口语习惯的。因为交际双方总是乐于和善于运用最经济、最省力的语音形式来展开言语活动。反之,如果升调居多的话,可以设想双方对问对答那是极累极费神的。

疑问句尾语调出现升调,这往往与问者的口气有关。林裕文先生说,各种非是非问句或带“吗”的疑问句,“句尾也可以趋升,那是正如语音实验所证明的,只为了表示‘特别强调’才如此,显然不是表示疑问所必需,更不是表示疑问句不同类别的形式标志”,^⑨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正确的,因为它指出了“升调”在疑问句内的表达功能。其实,这同样也适用于不带“吗”的是非问句。

(13)小芳 妈说,今几个天气好,不用罗老师了,多是让我呼吸新鲜空气。

大妈 她就没去打电话? / (关切而问)

(14)田丽 我又给你加了两味药,可能不大好抓,你让大成跑跑。

月娟 他? / 自个儿的累,自个儿的受。
(不满、埋怨地反问为答)

(15)亚如 你让我说什么?

田丽 你忘了十五年的等待? / (提醒催问)

(16)慧芳 我想回厂子上班去了。

大妈 上班? / (惊愕而问)

从上述四个例子来看,“升调”并没有为这类由语境提供信息的是非问句增加“疑问”成分,只是分别“增添强调”了表示“关切”、“不满”、“提醒”、“惊愕”的口气。我们不妨再看下列句尾语调可升可降的例句:

(17)竹心 沪生,你不明白,我要告诉你。

沪生 你还要我明白什么? \ 十五年的路是我自己走的,苦是我自己吃的,你还要我明白什么? /

(18)罗刚 有人吗?

沪生 你来干什么? \

罗刚 你在家吗?

沪生 找她干什么? \

罗刚 我想找她谈谈小芳的事。

沪生 又是她,我问你,你想干什么? /

上述例(17)内两次出现“你还要我明白什么”句。它们文字形式不变,但句尾语调升降不一。前者因为他自以为“什么”都已明白,并不强调“什么”,只是自问自答,因而句末音节“么”为降调;相反,后者所特别强调的是“什么”,以反问的形式表现否定的口气,于是变为升调。例(18)句内有三个“干什么”,其中前两个只是表示沪生对罗刚不愿答理、接口而问,也并不强调“什么”,所以为降调。而最后沪生听罗刚又提及“小芳的事”,如同触到痛处,便通过强调“什么”表现出生硬责问的口气,于是,句尾变为升调。可见,这些例句从又一侧面表明,它们上升的句尾语调同样不是“表示疑问所必需”,而是完全由问者所“特别强调”的口气决定的。

不论是非问句还是非是非问句,其句尾

^⑨ 《中国语文》1985年第2期《谈疑问句》。

语调或升或降,还往往与语音的要素有关。

a,重音。句尾音节是重音,语调为升调;反之,重音不在句尾音节上,则语调为降调。

(19)大成 过去你给我搞的企业管理资料都成软件了。

慧芳 软件? ↗

(20)王父 给你庆功啊!

亚如 冷餐会? ↗

(21)田丽 你忘了十五年的等待? ↗你不心疼这情谊? ↘

(22)王父 你没发现亚如最近很有些变化。

沪生 变化? ↘

另外,疑问句中单音节独词句总表示强调,所以一定是重音并为升调。

(23)大成 孩子手术后不是见好吗?快了,也应该打算自个儿的事了。

慧芳 我? ↗

b轻声。凡句末音节为轻声的,一般总是降调。

(24)田丽 月娟,你怀孕了。

月娟 真的? ↘

(25)慧芳 那你就让我回厂子吧!

大成 怎么? ↘决定了? ↘小芳怎么着? ↘

上述两例中“的”、“么”、“了”、“着”都是轻声,它们都是跟在前一音节之后,轻轻带过,所以,这两个疑问句的句尾语调都是降调。但是,当问者要表示强调口气时,也可变为升调,这时音节的结构必然发生变化,都明显地加上“a”元音,于是“真的”变成“真的啊? ↗”,“决定了”成为“决定啦? ↗”,“怎么着”成了“怎么着啊? ↗”,“怎么”成为“怎么啊? ↗”或“怎么啦? ↗”。另外,例(9)内“明白什么”、“干什么?”也分别变为“明白什么啊? ↗”、“干什么啊? ↗”

至于句尾音节的声调即语调对语调变化则没有影响。即使两者音高升降相悖,语调依然不会改变,只是调值略有变化而已。

总之,任何一种疑问句的句尾语调都既有升调、也有降调。如出现升调,都是问者强调口气所致。句尾重音音节为升调也是强调口气在语音上的表现。

上述只是笔者学习专家、同仁有关论著后的体会,只是一己之见,难免偏颇,望识者指正。

《三国志》辨正一则

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第二》(中华书局标点本)载:“……授君玺缓策书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,……。”这里标点有误,文字亦有脱漏。

我国古代以虎符、竹使符作为君主调兵遣将或传递命令的符信,在战国、秦汉时已经盛行。按当时制度,虎符、竹使符均剖而为二,右半由君主所掌,左半授于臣属,使用时两半相合为信。然史书所载君主授与臣属虎符、竹使符之事,有时不书“左”字,因为该制为时人

熟知,“右尊左卑”,是不言而喻的。如果书有“左”字,那么在“虎符”、“竹使符”之后均书有“左”字。如《隋书·百官上》云:“诸王皆假金兽符第一至第五左,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”《南史·陈本纪上》云:“使持节、兼司空王赐授陈公茅土,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,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”因此,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第二》所载,实亦脱一“左”字。正确的标点和文字应作“……授君玺缓策书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、竹使符第一至第十[左],……。”

(华)